

序言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连续举办“人民形象 中国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时间持续半年之久，观众踊跃，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得到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系列精品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写生创作收获成果的展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在深入学习贯彻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新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感悟到艺术家只有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才能感受生活之真，生活之美，才能迸发艺术激情，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立得住、留得下的艺术精品。此次系列展之所以时代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深厚，正是得力于艺术家们对时代生活的强烈感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和艺术氛围的文化家园，是我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科研、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机构。艺术创作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十余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创作领域发展成果显著，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以在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发挥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为己任，他们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应有的价值理念和艺术家应有的社会担当。

艺术之养成，得之于生活与性灵；艺术家之养成，尚需在生活与性灵之外，兼有艺术沉思与涵养。艺术的力量，得之于感性、情感和富于灵性的想象，得之于深刻、敏锐和富有历史感的思想。优秀的艺术，得之于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得之于艺术家对生活、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真正的艺术既表达人的审美趣味、探讨人的精神、情感，追问未知世界的真相，又着眼于历史与时代，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表达人民的愿望，为实现人民的梦想，贡献无形恒久的力量。这是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追求，是时代赋予艺术的使命，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向。正因此，他们努力从民族、大众的当代审美趋向中彰显自身的艺术个性，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以明确的立场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以不断的艺术创新攀登时代艺术高峰。也正因此，他们作为一个艺术群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也日益彰显。

参加此次系列精品展的18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是：田黎明、杨飞云、朱宪民、黑明、朱乐耕、徐累、龙力游、刘建平、王亚雄、陈忠康、骆芃芃、管峻、刘万鸣、江宏伟、何家英、赵建成、张祖英、吴为山，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摄影、陶艺、漆艺等多个艺术门类。艺术家们的作品旨艺俱佳，或意趣盎然，或含蓄隽永；或引人静观，或发人深省，无不以艺术的魅力让人沉浸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为人们检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的整体实力和艺术面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此展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也将拉开帷幕，人们会更全面地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们创作的整体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结束之时，参展艺术家们将自己的精品无偿捐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与这里珍藏的2000余幅历代绘画精品和其他艺术珍品共同作为研究和教学之用。

在18位艺术家的捐赠作品与部分参展作品合集出版之际，谨写以上文字，作为序言。

王文章

砚边寄语

文 / 刘万鸣

佛家语，世间万物皆由我心投射（境由心生）。20世纪90年代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曾为当代中国花鸟画大展题《花鸟即人》一文，余不仅感言，中国画虽分山水、花鸟、人物、走兽等，然论画不在别类而在笔墨。不在笔墨而关乎精神。余写拙文、正缘于此。

画，贵在有己

中国绘画自伏羲八卦，仓颉造字，历经数千载，经久弥新，源远流长。诗书泽躬，博大精深，书画同源，万古不移，其气象灿烂，昭然可睹，非他国，他族艺术可替代。

以史为镜，“以西代中”之说已成支碎之言，破绽百出。20世纪20年代，美术革命者所论中国画“衰败极矣”，“我国美术之弊。盖没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陈独秀主张“采用洋画写实精神”之宣言，虽著书立说，呼声极高。也曾为一家一言，殊不知其宣言实质，不再以画论画，故终未成画之大道。然同代陈师曾所著《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卓尔不群，大扬国粹。且以画论画，述中国画之真茎妙谛，阐幽索奥。今人读之，领悟贯通，尤深叹美，津津乐道：“神州大国，人才济济，何愁画道不畅也。”

以西代中，纯属呓语，追寻者自恃聪明，似为叛古别开生面，实为迷津堕入魔道而不自悟者，西画求科学，国画求哲学、求文学，天人合一，艺道同体，非西画所能替代者。

中西合体，自康有为大力推崇西人画师郎世宁倡中西合，形成潮流。而康氏之意，亦非以画论画，然美术界力行者却不乏其人。其试图以西画之科学“拯救”哲、文一体之中国画，以西方体、面、光统领东方具意象内美之线条，以简单的写真统率生发人精神高洁之思的迁想妙得，致使中国绘画吸其糟粕弃其精华，其发展断代的影子以成雏形。中西合力行者之画，画法虽懵懂间有自己的风格和见解，但纵观画史，他们终未给后人留下几件如古人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便乘鹤西去。

上言古代，南朝张僧繇借外来之佛画，略加修改，而创中国新佛画，画中有凹凸阴影明暗之法，为我国受希腊罗马风影响之一例。然技法互融而精神未变。我国盛唐，文化完备。唯我独尊，绘画标新立异，大放异彩，亦由外域艺术带来之新生，中国近代艺术之父徐悲鸿创中西合之画派，融西法（体、西、光）而彰显民族之精神，以书入画，气韵夺人。所以中西画派非简单之合乃精神之融，今读诸师之作，可有此感？

画，心画者也

书，心书也，画，心画者也。心正则书正，心正则画正，钱舜举性情奇旷，坦荡洒落，故其



庭院戏犬
绢本设色
35cm × 35cm 2004



金蟾图
绢本设色
68cm × 46cm 2009



安月图
纸本设色
41cm × 30cm 2012

画平淡隽永，米元章性情孤傲，故其书清韵峻拔。若徐青藤性情旷达，故其画元气淋漓，有丈夫之气；若金冬心虽不善画技，因心境俊逸，故其书画皆得平淡天趣之意，与甜俗绝缘。有问者，书为心书，画为心画，蔡京、秦桧、严嵩之流，为何诗、书、文皆臻精妙？答曰：蔡京、秦桧、严嵩之流，虽为世人唾骂，然非巷间小人，虽不为岩穴上士，轩冕才贤，却称得上一代冠才，非常人相比，所行之事亦非常人所想所行之。其为特殊人，必有特殊心，故其诗、书、文精妙过人，不足为奇，再如曹孟德，世人以奸雄视之，其诗文之妙，不可毁。

画，清韵之事

绘画，清韵之事，气韵为本，读书为先，不然胸中有埃，笔下生尘，年月累积，终成匠人。宋郭若虚有言，人品高，画品自高。明董玄宰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作画殊不知，人品即为天性，读书而定，行万里路之收获，亦由读书而定。终日博学，胸次高朗精深广大，画不可不玄化，人不可不高逸，必慧眼视物，慧心悟道，终成一家。故学者有言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欲识山川开辟之峙流，则《书》不可不读；欲识鸟兽草木之名家，则《诗》不可不读；欲识列国之风士、关隘之险要，则《春秋》不可不读。

画，养生为本

中国文化皆以养生为本，春秋战国之时，五色使人盲目，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即阐此理。孔子论诗篇《关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汉代蔡邕论书：“书者，散也。”南朝宗炳“古琴欲令众山皆响”；宋苏东坡“画以适意”，米芾“斋室清玩”，元倪云林“写胸中逸气”，“聊以自慰”，明董玄宰“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清代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绘画应“可法可戒”等皆论文、化一体，养生为本，养现在，养将来。今人潘天寿所论更为直接：“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即人类精神之营养品，音乐为养耳，绘画为养目，美味为养口，养耳，养目，养口，为养身心也，如有损于身心，是鸦片鴉洒，非艺术也。”今者齐白石、黄宾虹越耄耋之年，成大寿者，皆重此道。齐翁画重静气，平和虚淡；黄翁画重浑厚，元气洒脱，皆以气养身。天寿翁画。以求气盛，生气勃勃，虽未成大寿者，非画道所误。

故中国画乃至整个文化，无论乐，无论伤，从不放纵，都有度之把握，淫而不伤，伤而不痛。

悠哉
纸本设色
56cm × 46cm 2015



田间
纸本设色
56cm × 46cm 2015



日黑風高北似征初日肥處
野豬肥美年不器年、給
不為天山看打國乙未年
秋月前時寫於西城區朱
雀門藏藝畫屋



观秋
纸本设色
57cm × 46cm 2015



乙未仲夏
律此稿
神意
勃海又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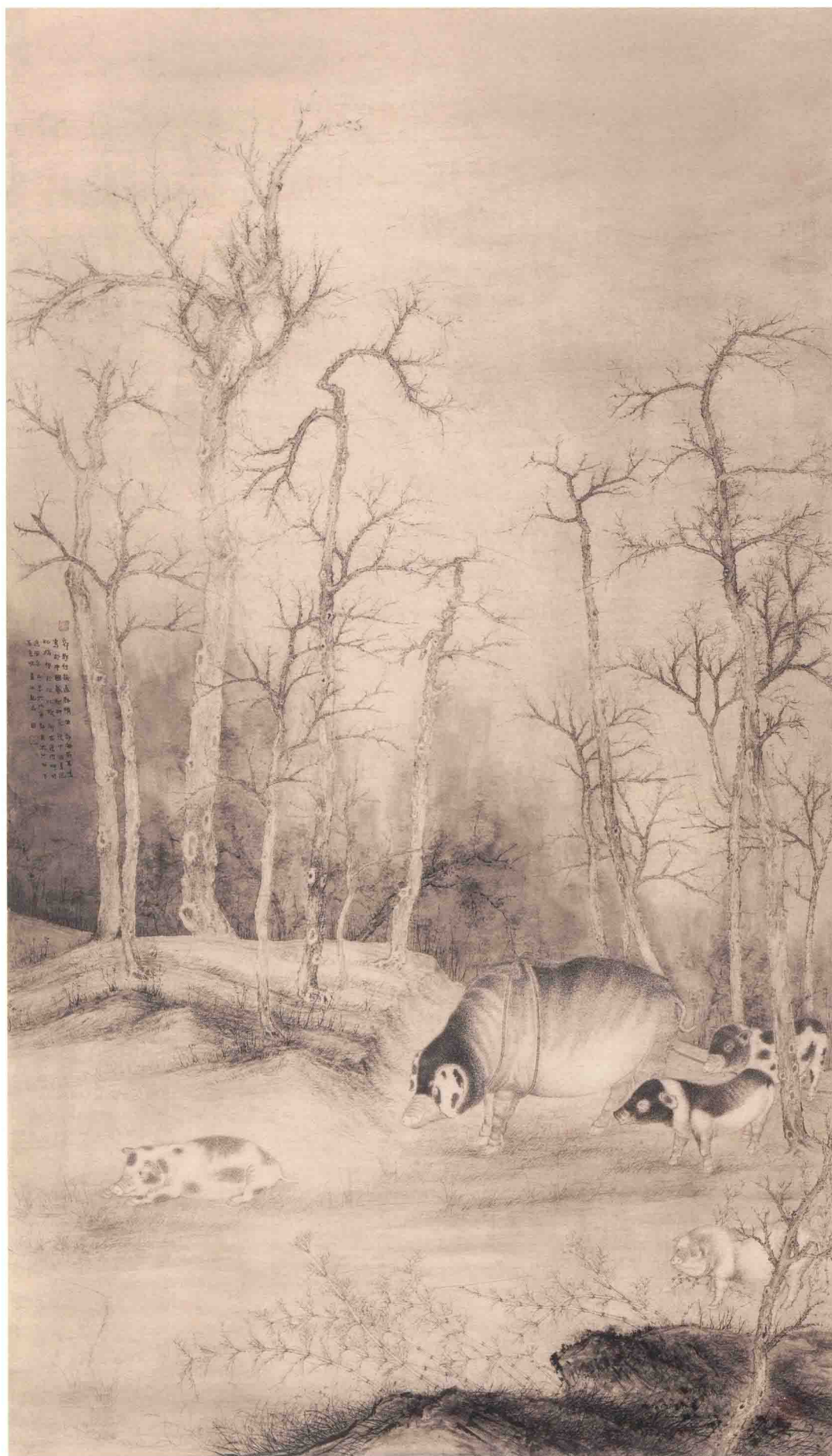


踏青
纸本设色

54.8cm × 46.5cm 2015



溪山行旅图
纸本设色
361cm × 192.5cm 2014



花鸟写生 1

纸本设色

49.5cm × 39.5cm 2015



花鸟写生 2

纸本设色

49.5cm × 39.5cm 2015



海內萬里
道映賢皆澄懷
以神法道而賢者
道而仁者樂萬
萬雲記

